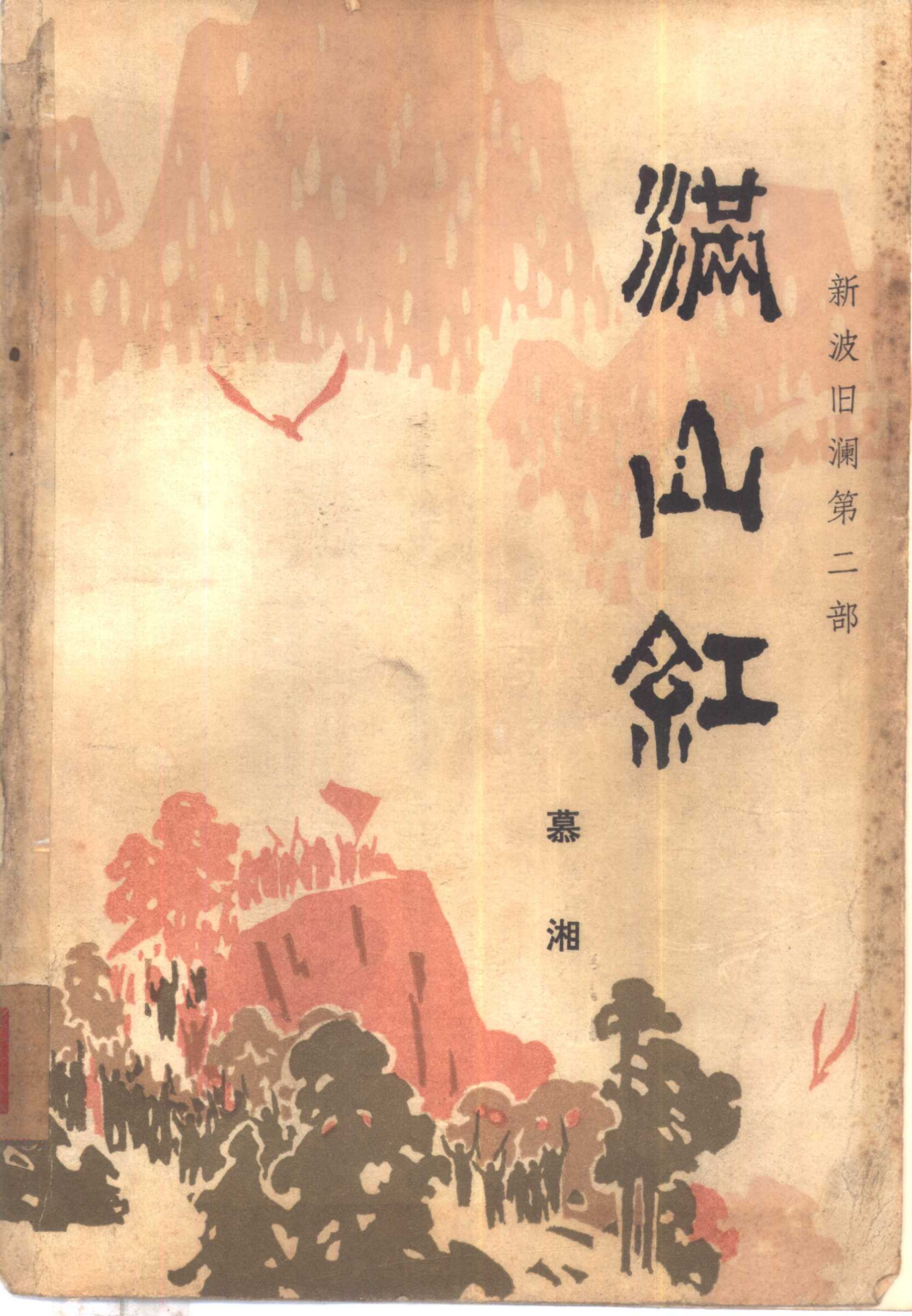


新波旧瀾第二部

藏山紅

慕
湘



50

新波旧澜第二部

满 山 红

慕 湘 著·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7¹/₂·插图8·字数392,000

1978年11月第1版·197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50,000册

书号10137·6 定价1.45元

内 容 提 要

《满山红》是长篇小说《新波旧澜》的第二部。第一部《晋阳秋》描写了共产党员郭松在“七·七事变”后被党派到太原县任“牺牲救国同盟会”特派员。他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在太原失守后撤出县城。《满山红》就是叙述他们撤出县城之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展开对敌斗争的故事。

小说通过郭松、高永强、冯维忠、金玉秀、凝芳等出城失散后，各自在艰险环境中坚持斗争，又终于会合的情节，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从不同人物的命运中，形象地、生动地体现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解人民于倒悬。

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形象感人，特别是对玉秀、凝芳、瑞贞、孟大娘等人的描写尤为突出。作品的时代气息浓厚，人物语言性格化，情节曲折生动。

封面设计：傅 琳

第 一 章

—

郭松和高永强带着游击队从大峪口进了西山，沿着河谷向西走着。

深秋的河谷，风卷着黄叶飒飒作响。两边陡峭的崖壁巍峨地对峙着，巨大的阴影遮盖了整个河谷，只在高不可攀的崖壁上方，映照着一片下午的斜阳。在阴影里，走在宽阔的沟底的人影，显得十分渺小。一条大路沿着弯曲的河谷蜿蜒着，路旁深色的河水淙淙地向东流去。河象一条巨蟒忽左忽右地盘绕着大路。河水横断大路的地方，被夏天山洪冲垮了的桥梁还没有修复，只有几条架桥的大木凳放置在岸边。代替桥的是一溜垫脚的踏石，石边冒着白色的水花，人们扭曲着身子小心地在踏石上跃过。小的黑色鱼阵，见了人倏地散开了。

他们一行三十几个人，心情愉快地一边走一边说笑。摆脱了阎锡山的县长马宜轩那伙人，队伍的行列从头到尾全是自己人了。今后用不着再争执行动的方向，也用不着再提防吃亏上当，他们感到现在才真正是独立自主了。回想起今天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大家都舒畅地当成笑话讲起来。现在他们只一

心想很快和上级取得联系，好正式开始抗日游击战争的新生活。

半下午，他们走到一个小村，本想找人打听一下山里的情况，但村前村后找不到一个人。村里一片死寂，连鸡、犬都不见一只。他们只好继续往前走，当走到河谷拐弯的地方，走在前面的冯二禄眼尖，一眼看见北山坡上有个人影，便扯起嗓子呼喊起来：“老乡！老乡！”

高永强立即制止了他，回头唤过蓝蓉和杨小娥说：“你们两人跑步过去，把那人叫过来。”

蓝蓉和小娥把背包交给别人，快步跑过去。开始那人沿山坡小路拚命往上跑，以后似乎听见喊叫的是女人的声音，便停住了脚步，最后从山坡上蹒跚跚跚地下来了。

蓝蓉、小娥把那人领过来。这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手里只拿着一把镰刀。高永强便放开笑脸亲切地询问起来。那人一路上听蓝蓉、小娥的再三说明，早已稳住了神，只是问起山里的情况，他也说不很清楚，含含糊糊地说：这两天接二连三进去了不少队伍，先是一股学生兵，对人挺和气；随后又来了几股晋绥军，对人又打又骂，并且过的太多，人们支应不起，全都跑了。

郭松听了，不觉皱起眉头。刚一进山，他也象大家一样，感到前一段复杂的斗争总算结束了，心头轻松下来。他满心打算到了西会镇找见牺盟会太原中心区，先向彭伯箴汇报一下这一段工作，而且无论如何要把失败的教训认真向上级检讨，然后再要几个干部，赶快返回太原西山开展游击战争，现在听了山里的情况，他不由地又担心起来。想了想，他问道：“这里离西会镇还有多远？”

那人说：“还有十多里路，不到二十里了。”

“到了西会，找见牺盟中心区就好了。”蓝蓉满怀希望地说。

陈达平摇摇头说：“进去了这么多晋绥军，他们未必还在那里。”

郭松也犹豫地说：“想不到山里也这样混乱。上次彭伯箴同志说过，他们在西会镇等我们，我想他们即使走了，也会留下人和我们联络。”

蓝蓉着急地说：“我们快走吧，今天能赶到才好。”

郭松点点头，又看了看天色，蓝蓉的话唤起他的同感，他也想今天无论如何要赶到西会。

高永强听了他们的话，半晌没有吭气。他又问那人道：“前面还有什么村？”

那人说：“离这六七里，还有个村子。”

高永强转过脸对郭松说：“咱们到前面村住下吧！”郭松还没搭腔，蓝蓉立即接上说：“天还早哩，还能再走一二十里！”

高永强看了看她，绷起脸说：“那么着急赶到西会干什么？先住下来，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吧！”

郭松立刻领悟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了。他很满意高永强考虑问题细心周到，警惕性高。虽然他并不认为西会镇一定会有什么严重情况；但作为一个军事干部有这种高度的谨慎，他是乐于支持和服从的。

傍晚时候，他们顺大路走进一个村子便住下了。

村边沿河有几盘水磨，任凭河水“哗哗”地冲击，早已停止转动。从街道房舍看，这村子还算富足，只是经过溃兵的洗劫，家家户户都被糟践得不象样子。村里的人也不很多，有些人家敞着大门，没有主人。

他们住进一所大院里，郭松、高永强刚进屋坐下休息，陈达平领着一个人进来了。陈达平显得十分高兴，一进来就大声说

道：“太巧了，遇上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说着他给郭松、高永强介绍了那个人。那人有三十左右，细高个子，穿一身黑布棉制服，他是陈达平当年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老同学，后来在清源县立小学当教员，现在参加了清源游击队。

郭松听说他是清源游击队的人，立刻亲热地让他坐下，忙问道：“你们的队伍现在在哪里？”

那人说：“他们今天上午都到了西会，我因为这是村的人，路过回家一看，人都跑光了，村子被作践成这个样子。崔特派员把我留下，叫我把人找回来，把家安顿安顿再去。”

郭松又忙问道：“牺盟中心区和你们的队伍在一起吗？”

那人说：“原来说是一起行动，因为我们队伍上很多人回了家，还没回来，中心区等不及，大前天和晋华中学出发了，叫我们连夜把人找回来，随后到西会去找他们。”

郭松又忙问道：“你们的队伍都是牺盟会的人吗？有没有县政府和公道团的人？”

那人说：“队伍是牺盟会组织的，临撤退的时候，公道团长是本地人，不愿跟着县长往南走，就带着一伙人也跟上了我们。”

郭松一听说有公道团的人，立刻皱起眉头想说什么，但不太明了眼前这个人的底细，慎重了一下，没有说出来，默默地沉思着。

高永强见郭松不说话了，便接着问道：“你们有多少人？都有枪吗？”

那人转过脸回答说：“一共一百多人，多一半人没有枪。”

高永强又问道：“西会还有别的部队没有？”

那人摇了摇头说：“我还不太清楚。”

高永强又问道：“这里有大股的溃兵进来过没有？”

那人苦笑着说：“村里人都跑出去了，谁也说不清，只知道这几天一伙一伙地过兵，到底是些什么队伍，有多少，谁也弄不清。”

谈了一阵，那人站起来十分抱歉地说：“走到家门口，本来应该好好招待招待诸位，谁想成了这样子，恐怕诸位连饭也吃不上了。”一面又对陈达平说：“老同学，十多年不见了，若不是抗日，你怎能走到这地方，走！到家里坐坐去。”那人彬彬有礼地辞别了，陈达平陪着他一起出去了。

根据这些情况，郭松和高永强谈了一阵，便决定明天去西会找中心区。

第二天一早出发，在满山明媚的晨光中，他们踏着河边大路上的薄霜，走不多时便到了西会镇。

在这条东西大川的中腰上，向北又伸出一条大川。在这丁字形交接的地方汇成一片宽阔的盆地，西会镇便在这盆地的东北山脚下。靠南、靠西山畔上有几个村子，遮掩在开始雕落的树丛中。当中是一片渠道纵横的肥沃农田，河从农田当中穿过。

他们走到村边，只见路旁北山脚下有一段高陡的整齐的石阶，上面是座修筑在山坡上的古庙。庙里正冒着浓重的炊烟。忽然有几个人从庙里沿着石阶跑下来，其中一个人远远地便招呼道：“郭松同志，你们来了！”

郭松一看这人矮矮胖胖的，红红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一身黑制服，立即认出是清源县牺盟会特派员崔志刚，和他同时跑下来的另一个穿灰军衣的高个子也亲热地和高永强招呼起来。

崔志刚拉住郭松的手，没等郭松答话，便又急着问道：“这是你们的队伍？后面还有人吗？”

郭松摇摇头说：“没有了，就这么几个人。”说着他回头看了

看停在后面的三十多个人的短短的行列，便苦笑了一下，赶忙解释说：“本来人还多些，被公道团骗走了一部分，就留下了这么几个人。”

崔志刚脸色立刻阴沉下来，跺了下脚说：“事情都坏在公道团手里！”

郭松有些预感，忙担心地问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崔志刚欲言又止，拉着郭松说：“走！到里面说吧！”又转过身把那个正和高永强说话的穿军衣的人拉了过来，给郭松介绍道：“不认识吧？这是邓部长派来的王保元同志。”

郭松和王保元亲热地握了手，便把高永强也给崔志刚介绍了。

上了台阶，郭松又忙问道：“中心区在这里吗？”

崔志刚摇摇头说道：“到里面再给你说。”

大家上了高台阶，进了庙院。

院里一群穿黑棉制服的人们正嘈杂地拿着碗筷奔到后院去吃饭。其中还有几个年轻女人也戴着黑棉帽，腮边露着两撮头发。高永强叫队伍在大殿廊下休息，他们便一起进了西屋。

三间没有隔断的西屋，对面两铺顺山大炕，炕上乱放着背包、枪支，当中一张方桌，几条长凳，桌上也放满了挎包、子弹袋、洋瓷缸子。郭松坐下以后着急地问道：“怎么，你们没找见中心区吗？”

崔志刚只是摇头，皱着双眉说道：“我们是昨天上午来的，原打算吃一顿饭就走，谁知道发生了问题啦！”

郭松惊异地问道：“怎么啦？”

崔志刚说：“早两天这里来了一股七十三师胡顺的部队……”

王保元哼了一声，立刻插断他的话说：“什么七十三师！太原守城的一个团长，扒开西门窜出来的，来到这里就自封为师长！”

崔志刚接着说道：“这家伙在这里见人见枪就扣，现在已扣了不少了。昨天我们本来可以走开的，我们那位公道团长刘德康非要去联络不可，结果他提出条件要和我们合编。”

郭松着急地说道：“合编？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不同意，他说不合编就要下枪！”崔志刚说到这里，声音低下来：“都是公道团长刘德康搞的鬼，胡顺已封他当了副官长^①。”

郭松又着急又气愤，忽地站起来顿着脚说：“坏啦！坏啦！你们上了公道团的当啦！”他接着又问道：“你们知道中心区在什么地方吗？”

崔志刚颓丧地说：“中心区原来约定在这里等我们，根据这个情况，他们可能又往西走了。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派人赶去送信，谁知村子已经封锁了，只准进不准出。”

高永强正听着，脸色突然变了，他用力地眨着眼睛，站起来果断而肯定地说：“现在立刻就走，不能再拖延了。”

王保元也站起来坚决地说：“走！你们在前面，我们跟在你们后面。”

郭松忙问道：“你们那公道团长呢？”

崔志刚说：“他在胡顺的师部里，没回来。”

高永强急得连连挥手催促说：“赶快集合！”

王保元和崔志刚都跑出去了，高永强也出去把休息在大殿廊檐下的队伍立刻集合起来，他低声地把情况给大家简单地讲

① 副官长是国民党军队官职名称，相当于我军的行政管理科长。

了，叫大家把枪压上子弹，作好战斗准备，听命令行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字的“八路”臂章，叫通讯员高玉喜给他别在臂上，并告诉大家：有人问就说是八路军。

清源游击队也集合起来了，人们还没吃完饭，有的拿着馒头一面吃，一面站队。这个显然没有训练过的队伍，虽然有一百多人，却站不成个整齐行列，带枪的人有的把子弹袋、包袱、毯子挑在枪上，没枪的背着臃肿的大背包，手里提着各种舍不得扔掉的东西，几匹骡马也都满载着包袱、被毯。

高永强站在院当中，皱着眉焦躁地说：“你们这不行啊！”

王保元摇着头说：“没有办法，还有家眷呢！”

崔志刚和王保元前前后后清查好大一会儿，才把人数点齐。

队伍出发了，前面高永强和郭松带着三十几个人，全是灰色服装，一律整齐地端着枪，后面王保元、崔志刚带着杂色的男女队伍。

街上胡顺的兵叫嚷着，走着，广场上马伕们牵着一群杂色的骡马，唱着下流的小调，悠闲地转着圈。现在都停下脚步，好奇地望着他们。

出了镇子往西，沿着横跨北川的一条宽阔的大路，高永强在前面不住脚地快走着。他恨不得大家都长上翅膀，迅速地飞得远远的，摆脱开这个镇子。但现在显然还没离开这个险境，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担心着会出现预想的不幸情况，他紧张地想着各种应付的办法。走了一阵，当后面的人都出了村，人们紧张的心情刚刚定省了一下，忽然“砰砰”响了一排子枪，立刻两路散兵，从村里跑出来，象奔赴战场开始战斗一样，一路从山半坡上，一路从道旁地埂上迅速赶上来了。那些提着步枪和机关枪的兵们厉声喊道：

“站住！师长有命令，不准走！”

“再走就开枪！”

高永强并不置理，仍然快走着。一个兵擎着手枪赶上来，大声喊道：“站住！”

事到临头，高永强却镇定下来，也擎起手枪站住了，厉声地问道：“怎么样！要打吗？”后面的人也都端起枪虎势势地站住了。

那兵瞪着眼睛打量了一下这情况，迟疑地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八路军！”高永强抬起胳膊让他看臂章。

“对不起！误会。”那兵扬了扬手让他走了。

高永强让郭松在前面带着队伍快走，自己等队伍都走过了，看了看没有少人，才又紧跑两步赶到前面来。

后面两路散兵在大路上合了围，象一张网把清源游击队兜头拦住了。

二

郭松和高永强带着队伍沿大道一直往西快走着，刚才一场惊险的遭遇使大家都沉默了。走了一阵才愤愤不平地谈论起来。

蓝蓉早气炸了，听了大家的议论便也恨恨地说道：“这种军队简直是汉奸，是土匪。”

陈达平嘴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他还有些惊魂未定，在他的经历里，只知道读书、教书，何曾遇到过这种事情，他觉得一切都发生得这样快，都是这样出人意料，连想都没有办法想，一个不可知的阴影浓重地罩在他的心上，他考虑着是否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还要发生。

郭松和高永强谁也不说话，只默默地快走着。高永强反复地想着刚才的事情，他觉得这些牺盟会的人只会作政治斗争，连点军事常识都没有，尤其那样麻痹大意，毫无警觉，实在使人担心，说不定以后还会跟上他们吃亏。他想起了眼前的郭松，自然也是这一种人，他准备在宿营以后，和郭松好好谈一谈。

郭松的心情却比高永强更沉重。他想起这些公道团，这些旧军队，到处破坏人民抗日武装，心里涌起一股无比的愤怒。又想起自己亲眼看到清源游击队遭到不幸，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又感到十分痛苦。继而又想到这山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大股的溃军，而自己只有三十几个人，纵然有高永强足以信赖，但摆在面前的，依然是困难重重。现在他只想立刻找到中心区，一方面迅速设法救出清源游击队，一方面确定今后活动的方针。

沟谷越走越窄，一直走了五六里，到了长沟村。

村口上有座象城门样的门洞，走进门洞，路北有座大院子，里面是高大的尖顶天主教堂，门口站着一群穿着各色服装的人，显然是从城市里刚出来的。

郭松正要上前去打听中心区的驻地，人群里走出一个人喊道：“郭松同志！你们是从西会来的吗？刚才那边打枪是怎么回事？”

郭松一看是晋华中学的校长林子厚，在太原的时候，他曾到那学校里工作过，两人很熟悉，他立即高兴地叫起来：“啊！是你们呀！赶快集合走吧！刚才清源游击队被解决了。”

郭松还没来得及问中心区的消息，早已走出很远的高永强，回过着头着急地大声催促道：“走！快走！叫他们也赶快走！”

林校长似乎也感到情况有些严重，还想再问郭松一些情况，郭松也想把刚才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们；但高永强刻不容缓的象

命令一样的厉声催促。又见队伍不停脚地快走，已走出好长一段，他怕掉了队，根据眼前的紧张情况，他只好服从地边跑边回头扬了扬手说：“你们赶快出发，跟上来，到前面再说。”

林校长和门口的一群人慌忙地进去了。郭松也跑了一阵赶上了队伍。

长沟村是沿山沟一个狭长的村子，走了一阵，当他们刚走出村子西口时，一个晋华中学的学生跑着赶上来大声喊道：“郭松同志！请你回来。”说完跑到跟前把一张纸条递给郭松。郭松见上面写道：

郭松同志：速回，商量共同行动。

伯 箴 即刻

郭松把条子递给高永强，高永强停住脚步看了一眼截然地说：“你不能回去。”

郭松有些为难，沉吟了一下说：“我还是去一下，中心区彭伯箴同志叫我去，怎么好不去呢？”

“你怎么也这样麻痹！发生了问题怎么办？”高永强沉下脸，意外地气恼了。

郭松对高永强这种少有的生硬态度，感到有些突然，但立即领会到他是怕自己发生意外，心里也就谅解了，但对他这种不尊重上级的态度却不以为然。在一般的时候，他都是乐于放弃自己的意见，信赖地听从高永强，但现在他觉得是一个党员的组织观念问题，他不应该无原则地让步。他沉吟了一下，赶忙笑着解释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既然找到了他们，就应该和他们一起行动。同时清源游击队的情况也应该对他们说一下，赶快想

办法挽救。”

高永强用力眨着眼，没有回答，显然他还是不同意。

蓝蓉也担心地说：“别人去不行吗？一定要你去吗？”

郭松白了她一眼，说：“那怎么行，我们不能对上级这样不尊重，何况他们那里也有队伍。我去啦！”说着他随那学生想走。

高永强见阻止不住他，只好喊道：“等一等，把枪带上！”

蓝蓉一听说，赶忙从身上拿下她替郭松背的那支破驳壳枪。郭松连连摇头道：“那条枪连扳机都坏了，带上有什么用？”说罢转身走了。

“带上我的！”高永强立即把他的枪拿下来，郭松头也没回径直跑了。

高永强手里提着枪，望着郭松走远了的背影，呆立了一刹那，十分不放心，便立即从队伍里叫出高世俊，叮咛说：“你带一个人跟上他，叫他简单谈一下，赶快回来，叫他们也赶快出发，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蓝蓉也嘱咐道：“叫他不要多谈别的问题，把行动的方向联络好，就赶快回来。”

世俊点了点头，话也没来得及说，从队伍里叫出高有年，两人便走了。这时郭松早已走远，他们只好跑步追上前去。

郭松随着那学生跑步回到了村东的教堂大院。进了大门，在大教堂西边的一座北房里聚满了晋华中学的教员和中心区委的同志。大家都神色紧张地在谈论着。

彭伯箴一见郭松便着急地问道：“怎么，崔志刚被解决了？”

“是的，我们一同从西会出来，他们被解决了。你们也快走吧！”郭松催促着说。

“请你回来就是谈这个问题。”彭伯箴说着摊开了一幅地图。

林校长伏在地图上问道：“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

郭松说：“没有一定，走着看吧！”

“最好咱们规定个地方，不要失了联络。”林校长在地图上用手指寻找着，说：“现在只有往西北方向走，离开这条大沟——看，这一片几个村子怎么样？”

彭伯箴眼睛随着林校长的手指转着，点了点头说：“可以，就这一带吧！”他抬起头对郭松说：“就在刘家会一带，你们先走，我们随后就出发。”

“那我们先走了。”郭松说完刚要走，忽然外面打起枪来，随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几个教员慌张地跑进来。随后一个军官跳进屋门，举起手枪厉声地喊道：“不准动！咱们都是中国人，缴枪！”

郭松全身紧张了一下，刹那间，他从那军官身后一个快步迅速地跳出屋门，却冷不防和一个兵正撞个满怀。这时院里已满是端着枪的兵，气势汹汹地在厉声叱喝。几个兵扑到他的身上，用力扭住他的胳膊，一个兵狠命地在他腿上踢了两脚，抓住他的后领猛地一推，又推进了屋里。

屋里的人本来都没带枪，那军官却在威胁地喊道：“谁有枪，快缴出来！”

林校长从人们身后站出来说：“贵军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是正式的抗日部队，大家不要误会了。”

那军官恶狠狠地叫道：“什么误会，快快缴枪！”

彭伯箴愤怒地质问道：“这是谁的命令，为什么要缴抗日部队的枪？”

那军官暴跳起来：“这是师长的命令，不缴枪搜出来枪毙！”停了一下，见没人应声，他又大声命令道：“一个跟一个，到院里

集合！”他拿枪在门口威逼着。

人们象被火燃烧着似的，愤怒地瞪着眼睛走出来了。在一堵断墙前面，一伙兵持着上刺刀的枪，逼大家停住就地坐下。前面架着两挺机关枪，两个兵扶着枪跪在一旁。那军官挥舞着手枪命令道：“机关枪准备好，后面手榴弹也准备好！”

跪在机关枪旁边的两个兵，迅速卧下，作着瞄准姿势。

那军官又喊道：“谁还有枪？快拿出来？”

大家愤怒地沉默着。

“不说先枪毙一个再说！”那军官象恶狼一样，凶狠地把坐在前面的一个学生抓住前胸拉了出来，用手枪在脸前晃着。

郭松心里一股怒火，再也忍不住了，霍地跳起来愤怒地叫道：“要枪毙你都枪毙吧！”和他同时彭伯箴、林校长大家都站起来愤怒地叫起来。

“你们是什么队伍，这样野蛮！”

“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抗日？”

“把你们师长请出来讲讲理。”

那军官意外地愣了一下，随即又厉声命令道：“坐下！不准动！”说着，却松手放开了那个学生。

一会儿，这一群满腔爱国热忱，曾经是慷慨激昂决心舍身救国的教师、学生们，连同牺盟会中心区委和郭松几个人，被强制着排成一个长的行列，被两边端着枪的兵们押解着到了西会。

三

郭松走后，队伍在路边坐下就地休息，大家又继续议论起清源游击队遭到的不幸，越谈越愤慨。高永强坐在一边默默地沉